

做對與糾纏：《成為真正的人》 與《亂步萬水千山》中原住民、 同志、歷史的再想像*

馬 翊 航**

摘 要

小說家甘耀明202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以三叉山事件為本，展開諸多複雜的倫理與情感問題。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的長篇小說《亂步萬水千山》則以四百年前馬太鞍部落的一場政治危機為起點，試圖探問學術系統、歷史、原住民生存境況的交錯關係。本文認為，這兩部作品中男子同性愛戀的描寫，與過往同志文學作品中所著重處理的「認同」、「抵抗」、「差異」，產生不同的關照，並開啟了新的歷史想像，包含以部落視角重新思考戰一亂的重整過程；以男子同性愛戀，描繪複雜部落社群、戰爭倫理的互動牽連。標題所謂「做對」與「糾纏」，對應了小說中情節、人物、時空觀的設計，以及創作者在小說牽引戰爭、歷史、殖民遺緒、部落政治與當代社會之複雜關係。本文將從Nakao Eki Pacidal對「中間者之臉」概念的觀照，切入其身為原住民歷史研究者、創作者，對族群身份、學術體制、研究視野之「位置」的省思，進而指認《亂步萬水千山》與《成為真正的人》裡，編製入的糾纏關係，並以「做對」蘊含的雙重意義，提取兩部作品中，幾組或「對立相峙」、或「對偶伴隨」的關係，展開兩篇作品所蘊含的批評能量。

關鍵詞：成為真正的人、亂步萬水千山、糾纏、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

2024.03.29收稿，2024.04.24通過刊登，2024.06.02修訂稿收件。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23.06.17「第四十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重啟」，承蒙會議主持人、同場發表人與聽眾提供意見，經修改後投稿本刊，並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之修訂建議。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系兼任助理教授

Counterparts and Entanglements: Re-imagining Indigeneity, Homosexuality and History in “*minBunun*” and “*LuanBuWanShuiQianShan*”

Ma, Yi-Hang*

Abstract

Kan Yao-ming’s novel “*minBunun*”, published in 2021, is based on the Sancha Mountain incident and unfolds many complex ethical and emotional issues. Pangcah writer Nakao Eki Pacidal’s novel “*LuanBuWanShuiQianShan*” takes a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Fata'an tribe four hundred years ago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among history,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unlike previous gay literature works in Taiwan, which usually emphasizes “identity”, “resistance” and “differences”, these two novels make progress in combining the descriptions of homosexual love with a new way of imagining history. They also revisit chaos and the progress of war from a tribal perspective, revealing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s of tribal communities and war ethic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love story between men. “Counterparts” and “entanglements” in the title correspond to the design of the plot, characters,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multi-layered relationships among war, history, the colonial legacy, tribal politics,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he novel.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Nakao Eki Pacidal’s explorations on the concept of “the face of the inbetweener” and, as an indigenous history researcher and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writer, her reflections on her positioning in the academic system, research vision, and identity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 in “*LuanBuWanShuiQianShan*” and “*minBunun*”. Additionally,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ouble meaning underlying the word “counterparts” as being opposites and being a pair, which is evident in several groups of characters from the two novels, and the critical power within them.

Keywords: “*minBunun*”, “*LuanBuWanShuiQianShan*”, Entanglements, Indigenous Literature, Tongzhi Literature

一、前言：算不算同志文學？

小說家甘耀明202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以三叉山事件為本，¹ 小說主角設定為日治時期於花蓮港市就讀中學的布農族少年哈魯牧特，透過太平洋戰爭甫結束時刻的山區墜機救援行動，展開諸多複雜的倫理與情感問題。小說中政治與生態、國家與部落的種種邊界與取捨，製造出豐富的辯證空間，也在臺灣書市、學術界，引發了相當程度的關注與肯定。²

小說除了取材轉化於現實的災難事件，小說的主人公，曾有一段年少時期與友伴的深摯情感：哈魯牧特的摯友海努南，喪生於太平洋戰爭期間的空襲。當哈魯牧特參與墜落的美國B24轟炸機救援行動，他眼前的「待救援者」，亦可被視為戰爭的「加害者」，救援、求生、死亡、情感的糾結纏繞，使讀者感受了強烈情感的拉扯，也引人思考善惡與正義的邊際。已逝之人，如何在小說中持續產生重量？《成為真正的人》之中，甘耀明讓哈魯牧特對少年同伴海努南的愛戀，隱密、持續地在內在流動。「持續」意指，海努南的死亡，讓主人公哈魯牧特深陷無可言說的憂鬱之中；「隱密」在於，直到海努南死於戰爭轟炸，哈魯牧特仍未曾進行直接的情感告白，也並未向他人透露內在私密的心緒。不過，甘耀明並非以隱晦、遮掩的方式處理哈魯

¹ 甘耀明於〈跋：不存在的美好〉中，簡述三叉山事件之始末大致如下：「一九四五年初秋，二戰結束時，美軍運送前盟軍戰俘的轟炸機，受颱風影響，墜落臺灣山區，有五位機組員、二十位戰俘死亡；臺東海端鄉與關山鎮出動的大批搜索隊（包括日警、布農、阿美，平埔、漢人等），在山區遭受下個颱風，二十六人失溫死亡。」見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臺北：寶瓶，2021）。相關記載亦可參考〈三叉山事件碑記〉，施添福總編纂，《關山鎮志·上冊》（臺東：關山鎮公所，2001）頁286-287；以三叉山事件為主題之小說創作，近期亦有朱和之著，《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臺北：印刻，2024）。

² 《成為真正的人》為國藝會2018年「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作品（原申請補助作品名稱為《夏末來的清算者》）。根據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統計，獲得之大型獎項包含「第9屆『紅樓夢獎』首獎」（2022）、「第15屆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首獎」（2022）、「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2021）、「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2021）等。見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夏末來的清算者，<https://archive.ncafroc.org.tw/result?id=3823b652bb024124918e2e5c01136242>（2024.5.23徵引）。

牧特的同性情感，反而是以極具身體感、感官性的描繪，讓角色內在湧起一波又一波，如氣味無形瀰漫、卻深深刻印的浪潮：

他裝死是報仇，沒有注意到海努南那隻充滿菸味的手指在他身上跑跑跳跳，蜻蜓點水般弄得他心頭與胸口有不尋常的漣漪，乳頭與下體都勃起，雙腿間有些緊繃，泌著濃濃汗液，而呼吸不受控制。這樣會露餡，暴露自己又蠢又笨的裝死，他只好想像自己真死了，順著獨木舟棺材在銀河流動，流星像雨下著，喔！真慘，這船竟然死死的擱淺，哪也不去的留戀在海努南的指尖。³

耐人尋味的是，相較於《成為真正的人》出版後獲致的大量關注，關於小說人物同性情感的閱讀、感受、評論，卻相對缺乏。在報刊、線上媒體的書評中，較著重於小說人物身處的多重矛盾、自我成長與辯證，⁴ 對小說中呈現的同性情誼著墨不多。⁵ 此類將「同志」主題「淡化」的傾向，在過往同志文學中的相關批評中，並非沒有類似的問題。⁶ 雖然《成為真正的人》目前

³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14。

⁴ 可參見何致和，〈從神祕列車到磁浮列車——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聯合文學》2021年8月號，頁90-91；連明偉，〈獵犬的束縛與自由 讀甘耀明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聯合文學》2021年8月號，頁88-89；陳育萱，〈留住歷史深山的悼音：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國藝會線上誌」，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8a80828582c490aa0182f35336b10004（2024.2.2徵引）。

⁵ 廖淑芳的書評，是少數直面《成為真正的人》中的同性（戀）情感的篇章。她指出小說有某種BL氛圍，「而小說最最動人之處，還在磅礴場面之外，小說中哈魯牧特對祖父、山林草木野獸，尤其對海努南情誼的溫柔纏綿與深厚感情，有興趣的讀者應該還可以從中嗅到濃重的BL之愛的動人描繪。」見廖淑芳，〈以災難與死亡為臺灣山林發光——讀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文訊》428期（2021），頁130-132。

⁶ 如早期《孽子》的討論，龍應台有〈淘這盤金沙——細評白先勇「孽子」〉認為「同性戀只是一個可有可無、裝飾用的框子……『孽子』中的衝突，是所有生活在黑暗中的『邊緣人』與正常社會的衝突，不是同性戀世界所特有的衝突。」見龍應台，《龍應台評小說》（臺北：爾雅，1986），頁3-19。葉德宣於〈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魘魅——對詮釋《孽子》諸文的論述分析〉一文中，認為龍文此類「淡化處理」、「閃躲、置換」的論述策略，實則顯現了主流詮釋中「性」、「權力」部署的特殊機制。見葉德宣，〈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魘魅——對詮釋《孽子》諸文的論述分析〉，《中外文學》24卷7期（1995），頁66-88；或如朱偉誠，〈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同志閱讀〉，也指出「主流的評論者在肯

至今的評論，並非刻意地從同志主題「迴避」、「轉移焦點」，⁷卻也不免讓人思考，這篇小說的「同性愛」元素，⁸其必要程度、關鍵特徵為何？若將其中的同志主題「帶回來」，是否有擴增批評空間的可能性？⁹

無獨有偶，旅荷的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的長篇小說《亂步萬水千山》¹⁰則以四百年前馬太鞍部落的一場政治危機——遭荷蘭人放火焚燒部落、頭骨全數被盜走——為起點，以四百年後、身處學院體制內的當代原住民青年，試圖探問現代知識系統、歷史、質疑國際法正當性的情節相互呼應。來自玉里、就讀東華大學臺灣系的碩士生弗意斯（Fu'is），暗自戀慕、崇拜遠赴荷蘭萊頓大學深造的學長拉蘭（Lalan）；弗意斯與研究所同學思拉（Sra），正在研讀史料*Formosan Encounter*（邂逅福爾摩沙）中的

定《荒》書『藝術價值』的同時，卻不約而同、有意無意地『轉化』它的同性戀含義。」見朱偉誠，〈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同志閱讀〉，《中外文學》24卷3期（1995），頁141-152。

⁷ 如連明偉提及「壓抑自我難以言喻的同性情誼」、陳育萱指出「不避諱陰性特質的哈魯牧特對海努南有著幼年依戀、少年耽戀」。見連明偉，〈獵犬的束縛與自由 讀甘耀明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聯合文學》2021年8月號，頁88-89。陳育萱，〈留住歷史深山的悼音：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國藝會線上誌」，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8a80828582c490aa0182f35336b10004（2024.2.2 徵引）。

⁸ 「同性愛」一詞為作者甘耀明撰寫之小說情節摘要，所使用的詞彙。原句為：「海努南不是不喜歡哈魯牧特，小時候可以兩小無猜，只是長大後越來越無法接受對方的『同性愛』，決定要哈魯牧特幫他送情書給潔子，緩和他們的關係。」見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https://archive.ncafroc.org.tw/novel/work/bd9eba067fe9b5a6018044c4a4442312>（2024.3.1 徵引）。

⁹ 我在以下行文中，「同志」一詞的使用，會涉及「以『同志』一詞描述小說人物的男男情感關係」以及「將文本納入『同志文學』的討論脈絡中」。不過因為小說所描繪的時空（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十七世紀東岸的阿美族部落），皆座落於「同志」一詞尚未出現的時代，將其稱作「同志」，是對其中男性情感權宜式的稱呼，也是試圖將其放在當代的評論語境、文學史想像之中的做法。但為了減少時代錯置的疑慮，本文將作出一個基本的區隔：在描述文本時，大多以「男男／同性關係」、「男男／同性情感」來指稱小說男性人物間性欲、情感的狀態。提及「同志」或「同志文學」時，則更重視這兩部作品與臺灣文學史上，各種被視為同志／酷兒文本的互動關係。

¹⁰ Nakao Eki Pacidal，《亂步萬水千山》，連載於「鏡文學」網站，共有二十五章節。第一章節「開卷小詩」上傳於2017年5月24日，末章「卷尾詩·殘篇」上傳於2017年8月1日。Nakao Eki Pacidal，《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book/647>（2024.3.10 徵引）。

原住民相關記載，其中「火燒馬太鞍」的紀錄。小說虛構、擴寫了史料中的紀錄，四百年前的馬太鞍部落，因部落遭受侵襲，青年們走出部落，與各方的部落政治進行戰鬥、外交協商。兩條不同時空的敘事線在小說中彼此交錯，人名相互對應（四百年前的敘事線中，主要人物也名為拉蘭、弗意斯、思拉）。小說中埋伏的男男情感、歷史想像、部落戰爭與外交現場，乃至「前世今生」的因緣糾纏，使其成為一部非典型的原住民文學、歷史小說、同志文學作品。

此類曖昧的、仍未完全觸及「同志認同」的少年同性情愫，在文學史中的描繪、自白並不罕見。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經驗裡、在陳佩甄、陳飛豪的探究中已有先例，¹¹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考察，可參見許維賢的《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桑梓蘭《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¹²；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裡，將具有同性戀「效果」的文本「腦補」為主體，是對同性戀「常識」的再辨識，「同志文學史」並不只是「同志文學」累積的史，而是「同志」在文學史中各個跑道留下的細微刻痕。¹³

¹¹ 陳佩甄藉由臺韓殖民地時期的「同性愛」相關文本，重探「曖昧不明的身份」、「單一國族之外的想像」，回溯一組殖民地時期「性」、「愛」話語中的權力部署，同時也反思過往同志文學論述中經典化文本、正統化身份概念（何為同志），也可能再次「罔兩化」此外的歷史文本與身影。見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臺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臺灣文學學報》23期（2013），頁101-136。此外如陳飛豪將「小型的」、「小本的」檔案與細微、不見光的情慾經驗，視作對應大規模（的製作）、宏大歷史的某種策略，見陳飛豪，〈小本的？大本的？臺灣多元性別文本的「尺幅」與對應的史觀想像〉，<https://artouch.com/art-views/review/content-81538.html>（2023.5.10徵引）；陳飛豪，〈現代性與日治臺灣藝術家的社會直面：張義雄的BL之戀、顏水龍的商業設計與洪瑞麟的礦工畫〉，<https://artouch.com/art-views/art-history/content-12106.html>（2023.5.10徵引）；陳飛豪，〈華麗島魅影的虹彩微光〉，《今藝術》342期（2021），頁100-103。

¹²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臺北：遠流，2015）；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¹³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2017）。電影研究領域中，有蘇致亨〈半世紀以前的出櫃宣言——破解《跑道終點》遺留的牟敦芾密碼〉，為我們做了類似的突破性解讀。見蘇致亨，〈半世紀以前的出櫃宣言——破解《跑道終點》遺留的牟敦芾密碼〉，「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857>（2023.5.15徵引）。

以上討論所著重論析的文本材料，生產於「同志文學」批評範疇成形前的年代，相關的論述與回溯，是補充文學史的材料遺漏，也揭露社會整體在一組現代性、性別、權力的論述下，對同志一性的壓抑。《亂步萬水千山》（2017）與《成為真正的人》（2021），這兩部文本被「遺漏」在同志文學的詮釋視野以外的原因，應不只來自於同志議題造成的緊張感、或社會對同志主題的拒斥、排除或特殊化，兩部作品中的原住民主題，可能亦是使問題複雜、不易處理的因素。本文試圖突出，此中「原住民」與「男男」主題的並置與連結，恰恰可成為支點，展現獨特的文學、歷史想像。過往臺灣文學的討論中，將原住民與同志主題連結討論者，可以紀大偉、陳芷凡的論述為代表。紀大偉指出在早期文學作品中，原住民同志的形象多是刻板、僵化的想像（如白先勇筆下的「原始人阿雄」），直到達德拉凡·伊苞的作品〈慕娃凱〉，透過原住民女同志的現形與敘述，讓原住民同志從「客體」游移到「主體」，有了現身／聲的流動契機；¹⁴ 陳芷凡則以近年原住民族文學獎為觀察對象，指出年輕世代原住民寫作者對同志主題的探索，亦是對「成為什麼樣的原住民」此一認同腳本的探索。¹⁵ 不過，在本文主要討論的這兩部作品中，若兩位作者並非是以直接、寫實的方式描繪、應對當代原住民一同志的生存處境，那又是為了什麼？¹⁶ 或我們不妨將「為何（需要）是男男？」的好奇，轉化為「如果讀成男男，會出現什麼」的積極詮釋。

本文認為，這兩部作品中男性同性情感的描寫，與過往同志文學作品中所著重處理的「認同」、「抵抗」、「差異」主題，產生了不同的關照：兩部小說皆透過男男主題，結合族群社群關係與傳統知識，開啟新的歷史想像，並以族群視角重新思考戰一亂的重整過程；以男子同性愛戀，描繪複雜部落社群、戰爭倫理的互動牽連。標題所謂「做對」與「糾纏」，對應了小說中情節、人物、時空觀的設計，也藉此文探索二位創作者，如何在小說牽引戰爭、歷史、殖民遺緒、部落政治與當代社會之複雜關係。

以下第二節的論述，將從Nakao Eki Pacidal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談

¹⁴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頁441-445。

¹⁵ 陳芷凡，〈成為原住民（文學）：原住民族文學獎場域中的同志議題與非寫實風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4期（2022），頁81-119。

¹⁶ 關於當代原住民同志的生命處境、因應策略，較近期的研究可參考Ciwang Teyra等著，〈只想好好地生活：原住民同志之交織處境與因應策略〉，《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3期（2021），頁1-53。

起，藉著她對「中間者之臉」概念的觀照，切入其身為原住民歷史研究者、創作者，對族群身份、學術體制、研究視野之「位置」的省思，進一步對照《成為真正的人》——同樣也描繪某種「中間者」角色、作者同樣身處某種「中間者」位置。第三節，將實際切入兩部作品中「男男情感」的描述，並關切此一題材的「指認」（及其文學史上的對話關係），以及小說內對男男情感關係的描摹、設想，如何連結族群知識。第四節部分，將進一步指出《亂步萬水千山》與《成為真正的人》裡，寫作者編製入的糾纏關係，所帶出的歷史想像。最後，本文試圖以「做對」蘊含的雙重意義，提取兩部作品中，幾組或「對立相峙」、或「對偶伴隨」的關係，試著展開這兩篇作品所蘊含的批評能量。

二、從Nakao Eki Pacidal的 「中間者之臉」談起¹⁷

電影《賽德克·巴萊》於2011年9月於臺灣上映，¹⁸ 也引起學者的相關討論。Nakao曾於2012年末發表的〈中間者之臉：《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歷史研究者映像〉¹⁹，以圍繞於《賽德克·巴萊》的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者（及其論述）作為主要材料，試圖帶出「中間者」（inbetweeners）與歷史研究之位置、處境與難題。她所謂的中間者，「以最粗略的方式來講，身處多種高差異性文化之間的人，大體上就是我認為的文化上的『中間者』，而臺灣的原住民大概都屬於這一類……」，而既是原住民、又是歷史研究者的她，身處兩種（以上的）語言表達、知識系統間時，「究竟要不要放棄自己原生文化中的世界觀，而去擁抱Rosenstone所稱的『學術的、科學的、可衡量的』歷史觀？」²⁰ 這篇論文也是Nakao對自身研究位置的發問：身為

¹⁷ 為行文考量，以下作者全名Nakao Eki Pacidal，皆以Nakao稱呼。

¹⁸ 魏德聖導演的電影作品《賽德克·巴萊》分為上（太陽旗）下（彩虹橋）二集，上集於2011年9月9日上映，下集於9月30日起上映。林慶台等，《賽德克·巴萊》，魏德聖導演（臺北：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12）。

¹⁹ Nakao Eki Pacidal，〈中間者之臉：《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歷史研究者映像〉，《臺大文史哲學報》77期（2012），頁167-197。後收錄於白睿文（Michael Berry）編，《霧社事件：臺灣歷史與文化讀本》（臺北：麥田，2020）頁453-492。

²⁰ 此處的Rosenstone指的是探討影像與歷史敘事關係的著名學者Robert A. Rosenstone。Nakao Eki Pacidal，〈中間者之臉：《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歷史研究者映像〉，

阿美族人，是否有立場、有機會，為賽德克族人之影像再現、公共事務提出意見？如果無能進入其族群的語言－世界觀中，那又如何尋找深化「理解」與「詮釋」的可能？她引用索托爾（Saulteaux）族加拿大學者瑪格麗特·科瓦奇（Margaret Kovach）的自述以自白：與其將自己定位為知識的看守者，不如說是促進者，以「創造出讓原住民知識可以通過的出入口。」²¹

Nakao發表於2017年的《亂步萬水千山》，以荷蘭於1640年代於東部探金的歷史為本，描繪馬太鞍部落近四百年前所遭遇的部落危機（頭骨被盜、部落遭焚，南北各有不同的部落勢力威脅）。Nakao在小說中描繪了一個與她位置相類的「中間者」——在荷蘭萊頓大學求學的阿美族男性學者「拉蘭」。拉蘭的研究出發點，是意圖重新以「國際法」審視，四百年前荷蘭人侵略阿美族部落的正當性。然而他身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難題在於，他的學位（以及身處的學術體制、知識體系），卻同樣是由西方的「不正義者」所授予。小說終章，拉蘭因肺炎不幸病逝，他留給同性摯友艾里安的最後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野心與失落：

我想，或許身為一個原住民的我，終究不適合在學術場上競逐吧。對於這個西方世界建立起來的知識的權力遊戲，這三年來我已經感到十分厭倦了。我們原住民泰半多愁善感，或許我一開始就該像你一樣，選擇文學作為我的道路。²²

最後，拉蘭留給臺灣友人的遺稿並非一份學術著作，而正是一部名為《亂步萬水千山》的作品。這個後設框架使人想像，我們當前所閱讀的作品，即是小說人物拉蘭對此難題的文學選擇；與小說人物同樣在萊頓大學攻讀學位的Nakao，此份創作也成為她在2012年所提出，此一「中間者」難題的另類回答。

其實在《亂步萬水千山》發表前，Nakao已有兩部作品觸及了類似的立

白睿文（Michael Berry）編，《霧社事件：臺灣歷史與文化讀本》（臺北：麥田，2020），頁483。

²¹ Nakao Eki Pacidal，〈中間者之臉：《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歷史研究者映像〉，頁486。

²² Nakao Eki Pacidal，〈作別的情書〉，《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zh-Hant/book/647/12328>（2024.5.23徵引）。

場與疑問。一部是201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絕島之咒：臺灣原住民族當代傳說第一部》，另一部作品是曾獲2017年原住民漢語短篇小說金典獎的短篇小說〈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絕島之咒》中描繪的諸多原住民青年角色，各有其生命的追求與困局，也徘徊於在學術語言、口述傳說、母體文化、家族記憶、日常政治之間。她在訪談中曾透露，《絕島之咒》其實是：「我博士論文的小說版，談傳統流失後，文化怎樣延續？文化如果是理解自己和他者的鑰匙，鑰匙不見了，我們要怎麼打開鎖？」²³ 小說中「雙重族裔／混血身份」與「都市原住民」的主題，亦已有論者置入原住民文學史的脈絡中延伸辨析。如陳芷凡指出，《絕島之咒》中多重血脈、多重來歷的原住民青年，為了解消古老傳說延伸至當代、持續產生影響力的「咒」（同時也意指與名字、家族、族群身份纏結的命運腳本），也需要在駁雜的場域中（都市、學院、部落），與多重的知識系統（包含文獻的、研究的、口傳的）產生連結，創造新的路徑。²⁴

短篇小說〈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則以「回太巴壠學習部落傳統文化」的青年Namoh，在一個暴風雨夜，前往馬太鞍部落參與一場由部落族人組成的剪檳榔工作場合，卻在試圖交流、交談的過程裡，閃爍浮出「既是自己人又是外人」的念頭。小說的最後，Namoh因為醉酒而意識飄搖，原本設定的目標如取材、田野、問題、知識，成為無法分析、不必急於分析的「念頭」：

初冬的暴風雨夜。不明究理的稱謂和綽號。想要理解卻聽不懂的傳說故事。期望可以在明天還被記得的今晚——片片斷斷的念頭，跟談話的人聲一樣紊亂沒有條理，全都成了費人疑猜的存在，現實感變得越來越稀薄。於是，這個暴風雨夜的剪檳榔場，連同在這裡眼見耳聞的一切，就像角落蚊香在熾烈的日光燈下燒出的淡藍色輕煙，如此這般，從Namoh的意識裡掙脫了出去。²⁵

²³ 翟翹，〈山與海的深度依舊，原鄉就還在那裡——專訪Nakao Eki Pacidal〉，「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410>（2023.5.11徵引）。

²⁴ 陳芷凡，〈田雅各、巴代等人的都市書寫策略與世代關照〉，《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卷4期（2015），頁1-19；洪瑋其〈臺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與當代小說的結合：以《絕島之咒》為例〉，《原住民族文獻》28期（2016），頁43-48。

²⁵ Nakao Eki Pacidal，〈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獎」

不過，小說人物Namoh這場田野採集的「受挫」體驗與意義，不全然是負面的。當Namoh從「採集／研究者」成為「身在故事裡」的人，也意味部落的敘事場合、生命經驗，有空間應對、消解（或收納）Namoh所攜代的外來知識系統。Nakao曾在一篇散文〈生番家書：故事（Kakidaman）〉²⁶，表達她在（不得不藉由「文字寫作」以傳播的）當代，對原住民族「說故事」傳統的在意與警覺：「自己必然是故事的一份子，不論究竟是以何種型態關聯起來。因此我們今天熟悉的第三人稱觀點雖然創造出中立的敘事觀感，卻也永久撕裂了人與他的言語之間的連結。」Nakao在這幾篇作品裡顯現的中間者處境，包含了「原住民研究者」在兩種知識系統的中間性、「研究者」與「創作者」的中間性、原住民青年身處不同文化空間的中間性。誠然，過往的原住民學者、作家，也同樣覺察身處多重文化、知識系統中的斷裂與銜接（如孫大川著名的「三鄉說」：原住民之鄉、「漢」文化／符號之鄉、天主教信仰之鄉）²⁷，然而Nakao毋寧更在意、也更長於小說敘事型態、時空觀的實驗與開發。〈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的小說開頭有這樣的一句話：「說故事，就是將過去講入非非。」點出「訴說故事」本有想入非非、脫逸現實、奇思妙想的能量，也藉由Namoh此一角色的體驗，製造出不受小說敘事規格拘限，另類的「知識」與「故事」出入口。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並不是甘耀明第一次處理涉及原住民主題的作品（此前已有《殺鬼》（2009）、《邦查女孩》（2015）），而這些作品中，都呈現了族群、歷史的駁雜想像，寫作者個人身份與族群題材之間的連接與張力。甘耀明曾在訪談中提及，出身苗栗獅潭的成長經驗，帶來他作品多重族群交混的元素：「我是苗栗獅潭人，這地方早期是原住民生活的空間，有泰雅族、賽夏族，後來客家人進駐。我們生活中充斥著大量漢人和原住民的傳說。」²⁸除了呈現現實記憶中的多語／多族經驗，他書寫跨族群、

得獎作品網頁，<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imgs?uid=3&cid=109&page=1>（2024.5.20徵引）。

²⁶ Nakao Eki Pacidal，〈生番家書：故事（Kakidaman）〉，發表於作者個人作品網頁，<https://vocus.cc/article/5fc8d518fd8978000189fd6b>（2024.5.24徵引）。

²⁷ 孫大川，〈陪他們走完最後一個黃昏〉，《久久酒一次》（復刻增訂版）（臺北：山海文化，2010），頁132-133。

²⁸ 王昀燕，〈找到自己生命的道路：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國藝會線上誌」，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a664d45017af0d4e7ee0004（2024.5.20徵引）。

跨文化的動機與策略，也可與Nakao「中間者」形象的多重探問，產生對話關係。

例如詹閔旭曾在〈重構原漢關係：臺灣文學裡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者的跨種族遭遇〉中，強調甘耀明原住民題材的作品，如何展開新的族群關係。此文指出，過往漢人作家寫作的原住民題材文學作品，往往難以擺脫某種漢人「負罪—贖罪」的情感，也讓「原漢關係」長期陷入僵化、二元的想像，漢人若非扮演「贖罪者」、「關懷者」，或透過族群、人道主義的修飾，將原住民「受壓迫」的記憶，劃入創建「臺灣人主體性」的工程中。他點出《殺鬼》的跨越性，乃在於「原漢跨種族互動場景勾勒出一種從『為國家而戰』到『為原住民（遭受不公義的對待）而戰』的轉折」，而（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的漢人，小說中關於殖民苦難經驗的行動策略，則展現了「協商式的正義行動」。²⁹《殺鬼》中重探、重塑戰爭暴力的動能，一部分正來自小說人物「帕」身份的混雜展演，多名多父（漢名劉興帕、原住民義父為其命名「pa-pak-wa-qa」、「日本鬼中佐」義父為其命名鹿野千拔。）的生命組成，也象徵破壞戰爭下，個人身體與國族之間的僵固聯繫。《邦查女孩》的主角古阿霞（臺灣阿美族與美國非裔）與帕吉魯（臺灣客家與日本人）都具有混血身份，小說中運用各種語言（臺語、華語、日語、英語、客語、阿美族語）的表達，劉亮雅認為「來自甘耀明的客家背景，另一方面則顯示甘耀明從九〇年代以降的多元族群視角回顧七〇年代。」或如蔡林縉所揭示，小說可以「在原漢族群關係之外，提供另一層反思當代定居殖民意識的途徑。」³⁰

《成為真正的人》題材上承繼了前兩部作品中族群語言交混、反思多重殖民境況的主題。來自霧鹿部落的布農少年哈魯牧特，接受日本教育、離開部落、前往日治時期的都會花蓮、接受棒球訓練。棒球場，這個可以讓他揮灑的舞臺，卻在戰爭期間越趨緊縮。試看這段關於「籠中熊」的描繪：「自從他不常練球後哈魯牧特覺得黑熊越看越像什麼，那是彼此厄運互映的

²⁹ 詹閔旭，〈重構原漢關係：臺灣文學裡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者的跨種族遭遇〉，《中山人文學報》48期（2020），頁73-95。

³⁰ 劉亮雅，〈傳奇與謎團：甘耀明的《邦查女孩》中的歷史重構〉，《中外文學》51卷1期（2022），頁15-53；蔡林縉，〈新南方論述：《邦查女孩》與定居殖民批判〉，《中山人文學報》51期（2021），頁51-80。

對鏡。他看過籠中熊哭泣，看過籠中熊自戕，看過籠中熊不愁吃穿，他近距離觀察的籠中熊超過觀獵人一輩子的頻率。他覺得自己是熊，卻不是嘎嘎浪期許的那隻充滿智慧的野熊，他有自己的透明鐵籠子。」³¹ 對照少年離開部落前，祖父嘎嘎浪哀愁的預言與提醒：「你們慢慢的minLupun（成為日本人），不再minBunun（成為布農人）。」³² 似乎亦是哈魯牧特「受文明與戰爭禁錮」的影射。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此段落前一段情節，其實是哈魯牧特在麵包果樹下佯裝昏死，卻受海努南指尖挑動的紛亂內心。透明的鐵籠，也是情感的暗櫃。哈魯牧特鍾情外來文化，同時承襲了祖父嘎嘎浪的語言天賦，「像國家政策培養下的少年，哈魯牧特崇拜德國的一切〔……〕他熱衷英語，這完全遺傳自嘎嘎浪的語言系統，腦海紋路能錄下單字，照字根分類儲藏；」³³ 在這些形象描繪中，哈魯牧特固然是不折不扣的「中間者」（甚至海努南、哈魯牧特的日本姓名高田一郎、高田二郎，也使人聯想到霧社事件中的兩位中間者：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只是小說中的中間難題，何止棲息在哈魯牧特身上？1915年日本政府的武裝征討，讓祖父嘎嘎浪入獄拘禁十五年，「深深覺得最屈辱的是關押時被逼學會了日語，他的布農舌頭死了。」³⁴ 搜救隊編成時距離日本戰敗不到一個月，³⁵ 霧鹿駐在所服務十六年的城戶所長，向搜救隊成員布農族人納布坦言，「我們這些警察與憲兵也是失敗者……」。除了處在高度差異的文化之間，中間者（們）的故事，也處在部落、帝國與個人生命的夾縫間。

主角哈魯牧特的道德考驗，來自如何「救援」：如果奪去摯愛海努南性命的，正如面前的「美國人」，那我該救或不救？他在飛行員湯瑪士墜落點與營地間糾結往還，兩人以「不等」的語言能力來回對話（或錯譯）。當湯瑪士以英語追想戰爭前最後一次與妻女的會面，「哈魯牧特將腦內的英語系統全部打開，也只能吸收百分之三十的訊息，其餘的渾沌夾纏……但他感受到眼前的美國人是父親……哈魯牧特不喜歡這種目光，因為他認為自己不跟

³¹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16。

³²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83。

³³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90。

³⁴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58。

³⁵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91。

女人結婚，不會成為父親……」³⁶ 在此「語意」部分失效之處，甘耀明卻留下了一個虛構的天平，讓兩種（以上）的受傷者之記憶與生命並存。

三、襲名與對偶：（傳統）知識 與（同志）文學想像

上一節Nakao關於「中間者之臉」的討論中，她除了回應身份處境之外，也有力地指出，當現代知識、史學，必須建築於實證科學之基礎時，屬於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語言經驗、情感表述，還能有什麼樣的選項？作為中間者，除了讓「中間者的困境被看見」，也需要跳脫「智識上的暴力」，不再作「歷史的囚徒」。³⁷

同志／酷兒文學領域的討論中，也有相似的對話討論：如何以「酷兒時間」（queer time）來對抗直線、進步的現代性歷史，或以「罔兩」意識反思集體的、現身的權力／利話語；³⁸ 又或透過同志角色的「身世」，牽引出糾葛交纏的歷史記憶。例如我們可在郭強生《惑鄉之人》中，感受此類歷史關切與敘述慾望，小說中「灣生男同志」的角色設定，雖引發此乃有史實依據，或僅是「憑空虛構、大膽想像」的疑惑，但在劉亮雅的詮釋中，小說並不只為了臺灣同性戀做歷史溯源，而是意欲開啟多面向的、對位式的歷史想像。³⁹ 或如紀大偉、鄭芳婷的討論中，楊双子的《花開時節》、《花開少

³⁶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261-262。

³⁷ Nakao Eki Pacidal，〈中間者之臉：《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歷史研究者映像〉，白睿文（Michael Berry）編，《霧社事件：臺灣歷史與文化讀本》（臺北：麥田，2020），頁486-489。在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領域上，可作為對話的實踐方式，如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中，強調加入「口傳文學」、而非僅聚焦「作家文學」的文學史觀；小說創作中，有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以少年成長、部落的祭儀、行事、知識來架構小說的時空觀，而未賦予現代化的地理／時間標記。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2009）；霍斯陸曼·伐伐，《玉山魂》（臺北：印刻，2006）。

³⁸ 紀大偉，〈誰有美國時間：男同性戀與1970年代臺灣文學史〉，《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2014），頁51-87；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58期（2015），頁101-128；陳佩甄，〈「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3期（2018），頁127-134。

³⁹ 劉亮雅，〈重新銜接臺灣戰前與戰後——郭強生《惑鄉之人》中的歷史想像〉，《中外文學》47卷4期（2018），頁15-53。劉亮雅所謂「對位式」的歷史想像，也

女華麗島》、《臺灣漫遊錄》「百合加歷史」的主題，乃是以文學體類／體感的交錯實驗，開闢新的身體、歷史想像。⁴⁰ 而以原住民族文學來說，巴代的《月津》中，其實已經率先疊合了「同性情感」、「原住民」（角色、創作者）、「歷史想像」的主題。卑南族Damalagaw（大巴六九）部落的作家巴代，以十九世紀中期鹽水港羅漢腳之間的男子同性情誼，讓歷史敘述未觸及的角落，散發強烈的嗅覺與體感。主角柳紀明來自泉州，家中經營布莊，為了逃離婚姻安排來到臺灣，在鹽水港擔任搬運工。某夜結束辛勤勞動，在眾工人過夜處，迷茫困倦之際，躺在西拉雅男性古阿萊與西拉雅女性蘇奈之間，是氣味牽引著他，發覺自身慾望的來處。「那是他喜歡的味道。那是古阿萊搬運貨物上下船所奔流的汗液，夾雜著熱氣與麻布的味道，剛健與狂野，生機與不安分。」一如紀大偉在書背推薦語指出，這本書有著多元的「越界挑戰」（漢人與原住民、少爺與工人、男色與女色）⁴¹。男男主題於此，成為巴代想像歷史、描繪族群關係的關鍵通道。

廖淑芳曾以「從中嗅到濃重的BL之愛的動人描繪」略微點出《成為真正的人》中的同志面向。我們也會察覺，《亂步萬水千山》中，無論是古馬太鞍時空、或者當代情境，男性間的同性愛戀以非常「尋常」的方式推展，幾乎不直接觸及角色與家族、社群關係網的矛盾。⁴² 在某種「跳過」社會關係的印象上，這兩部作品似有可能都被辨認為具「BL」感的，⁴³ 然而本文

出現在她對施叔青《風前塵埃》的討論。她運用薩伊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的「後殖民對位式閱讀」，強調「後帝國知識份子應詳細談論帝國與昔日殖民地社會之間重疊的社群，以對位的方式檢視不同經驗如何構成一組交錯重疊的歷史。」見劉亮雅，〈施叔青《風前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清華學報》新43卷2期（2013），頁311-337。

⁴⁰ 如紀大偉，〈少女投胎—楊双子百合小說的女性主義現象學閱讀〉，《中國現代文學》42期（2022），頁155-173；鄭芳婷，〈打造臺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銜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期（2020），頁93-126。

⁴¹ 巴代，《月津》（臺北：印刻，2019），頁80-81；紀大偉推薦語，見於書背推薦文字。

⁴² 僅有第十七章，古馬太鞍時空的拉蘭，因為思念前往異地交涉的弟弟思拉與弗意斯，而被祭司訓斥「你認真的想要跟哪個女孩子結婚吧！」，約略可以看到個人情意與部落婚姻責任之間的緊張感。

⁴³ BL的學術觀察中，BL文本的其中一項特質來自作品直接將男子間的慾望與戀愛合理化，而不涉及現實、社會關係中的緊張關係。不過隨著BL作品類型與功能的漸趨多樣，此「前提」、「預設」、「特徵」，其實早已發生了轉化，也會被創作者、讀者賦予了與社會、性別關係對話的功能。相關論述可參見溝口彰子著、黃大

希望進一步指出，這兩部作品，其實是透過「男男／同志」的主題，回應複雜的「中間者」境況；此「男男／同志」主題的發展與想像，更密切銜接著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體系與社群關係。接下來的論述，將試圖描繪，這兩部作品中的男子同性情感，如何連結特殊的「（傳統）知識體系」、「社群關係」，進而引導出新的情感表達、歷史想像。

（一）《亂步萬水千山》中的「襲名」與「男子年齡階層」

略為回顧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過往觸及「姓名」、「傳統名制」主題時，大概可分為幾個面向，（一）呈現傳統名制連結的文化脈絡；⁴⁴（二）透過「一人多名」的歷史境況，反映多重外來政權影響之下，生命的流離歷程；⁴⁵（三）顯現回復傳統姓名時，臺灣社會上，以漢族為主導的姓名邏輯、行政系統下的挫折。⁴⁶（四）以「姓名」主題，回應原住民族的心靈世界、歷史敘事。如瓦歷斯·諾幹的短篇小說〈父祖之名〉，在「傳承父祖之名」的命題下，以擬仿口傳文學的形式，擺脫殖民者的歷史視野（與慣用詞彙），重構出一條以姓名環形相銜的生命之帶。⁴⁷ 泰雅族作家Tumas Hayan（多馬斯·哈漾）的《Tayal Balay真正的人》，則以「災變」與「穿越」的想像展開小說，讓四個Watan（泰雅族男子名，漢語標記為瓦旦）遊走於交錯的歷史軸線上，角色的活動與作者的寫作實踐，雙重地質問、逼近何謂「Tayal Balay真正的人」。⁴⁸

旺譯，《BL進化論：男子愛可以改變世界！日本首席BL專家的社會觀察與歷史研究》（臺北：麥田，2016）。

⁴⁴ 如乜寇·索克魯曼，〈孩子，我很高興你可以來看我〉中，文章回憶過往拜訪部落耆老的經驗，老人問起「你的名字叫什麼啊孩子？」的過程，其實反映了布農族傳統姓名中的「婚姻文化」（婚後的夫妻若在談話間被提及，兩人名字會並稱）、「家族文化」（大索克魯曼Sokluman-Daing家族與小索克魯曼Sokluman-Tikis家族是兄族關係）、「共名文化」（布農族間同名者稱為Ala，有跨越世代、輩份的特殊聯繫）。見乜寇·索克魯曼，〈孩子，我很高興你可以來看我〉，收於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散文卷（下）》（臺北：印刻，2003），頁184-195。

⁴⁵ 如巴代，《走過：一個臺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臺北：印刻，2010）。

⁴⁶ 如然木柔·巴高揚〈姓名學〉，《mlata：109年第11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臺北：山海文化，2020），頁186-191。

⁴⁷ 瓦歷斯·諾幹，〈父祖之名〉，《戰爭殘酷》（臺北：印刻，2014），頁209-225。

⁴⁸ Tumas Hayan，《Tayal Balay真正的人》（臺北：山海文化，2023）。

關於名字的關懷，不只座落在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作家。黃崇凱《新寶島》，也同樣將「襲名」文化與小說的歷史想像相互結合，《新寶島》小說除了古巴－臺灣「地理空間」的大交換之外，書中有兩位同樣名為「阿德姆絲」的女性，透過一封信件，形成跨世代的摺疊聯繫，有襲名文化下「意志、美德」的繼承，卻也指涉著即便在虛設時空中，仍舊循環往復、難以完全解除殖民的族群困境。⁴⁹

前文曾提及，在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同志文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慕娃凱〉。筆者認為其重要性，並不只來自「在原住民族文學領域中處理女同志主題」的開創性，我們還必須留意此篇以「族名」命題的小說，其實正是透過「傳說中的女性部落領袖慕娃凱」，與「繼承名字／領袖責任的當代女同志慕娃凱」的對照，產生身份、性別、責任或束縛的辯證、流動效果。⁵⁰ 傳說中的慕娃凱封鎖情感、拒絕求愛，唯有貼身侍女與環境中流動的鳳蝶、微風能夠開啟她的身體與心靈；當代的慕娃凱遠離部落，抗拒貴族階層男性的提親請求。在兩位非典型的部落女性角色形象上，小說反而提供了一種姓名、性別、責任「不一定嚴格掛鉤」的選項。

Nakao對於「口述傳統」、「傳統知識」的關懷與創造，我們不妨自她形塑小說中同性情感的方式中捕捉端倪。《亂步萬水千山》中人物名字安排各有寓意，如拉蘭（Lalan）意為道路，思拉（Sra）意為土地，在古馬太鞍部落時空，兩人為部落領袖的長子與次子；弗意思（Fu'is）意為星星，在古馬太鞍時空中，部落祭司認為弗意思若留在馬太鞍部落乃是「凶星」，但若出走部落，或有機會帶來轉圜。有趣的是，《亂步萬水千山》中「同時空」或「跨時空」的情感聯繫，實是經由小說人物「襲名／同名」的狀態來彰顯。小說中，描繪了兩種阿美族「名制」文化中的情感連結與社會互動，其一，是以年齡階層的命名文化，呈現同年齡階層內的緊密互助關係；其二則是透過角色名字的承繼、對照，製造跨越時代的情感纏結。

以「年齡階層」的名制來說，阿美族可分為「創名制」、「襲名制」與

⁴⁹ 關於《新寶島》中小說與襲名文化的關係，筆者曾於另文〈路線問題：《殖民地之旅》、《新寶島》、《橫斷記》的位移、體感與文學方案〉討論。馬翊航，〈路線問題：《殖民地之旅》、《新寶島》、《橫斷記》的位移、體感與文學方案〉，《臺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頁299-321。

⁵⁰ 達德拉凡·伊芭，〈慕娃凱〉，《山海文化雙月刊》26期（2000），頁68-78。

「折衷式」，前者有學者稱為馬蘭式（或稱為宜灣式），後者有學者稱為南勢式（或稱為奇美式）。創名制者，當有新的年齡階層進階，將會以代表性事件創立新的階層名；襲名制的年齡階層名則為固定，新的年齡階層名，將從過去流傳、且目前無年齡階層使用之階層名中挑選；當同一年齡階層的男子皆亡故後，此年齡階層名也會回到「可使用」之階層名中（如《亂步萬水千山》中的馬太鞍部落，即採取襲名制。）而在個人的命名上，阿美族的個人命名習慣，有時與「事件」有關，而承襲家族、部落中過往的姓名的狀況亦有之。⁵¹ 《亂步萬水千山》的第八章「里漏偷襲」，部落最年少、尚未正式進入年齡階層的少年群，在一場面對里漏部落的亂仗後，人數傷亡甚多：「『弗意思……』思拉落著淚說，『再過幾年，我們要進入階層的時候，不管叫什麼名字，我們的階層就只有兩個人……』」⁵² 作者即透過年齡階層的「生命共同體」，表達部落戰役傷亡造成的沉重後果。

也正是在這些「與名字相關」的作品反映的政治、情感面向上，Nakao 作品對於「名字」的關注，產生具意義的對照關係。如《絕島之咒》中的核心命題正是「名字就是咒」。從曖昧難解的古老傳說、遺留至當代的神秘詛咒，皆與小說人物的命名有關：主角之一高洛洛承繼巫師之名，使她面臨受困與求解的生命旅程；男同志角色「芎」繼承了家族姓氏，卻自小住在都市，但他以植物之名自創品牌，開創人生新局。⁵³ 而來到《亂步萬水千山》中，四百年後前往荷蘭「挑戰」史學與法學正當性的拉蘭，與四百年前遭逢部落危機的馬太鞍青年拉蘭，命運與境遇產生了某種照應。小說中甚至數度透過當代人物拉蘭、思拉、弗意思三人出現「Déjà vu／既視感」做引導，並以命名意涵，來帶動人物的關係。因此，在《亂步萬水千山》中，「名制」（傳統規範）與「同志」（性別想像），產生了新的連結可能，也為她在小說內外同時面對的現代－殖民－歷史－知識霸權問題，尋得新的通道。

⁵¹ 阿美族年齡階層相關研究，可參照陳文德，〈胆（月曼）阿美族年齡組制度的研究與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期（1989），頁105-144；葉淑綾，〈重思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東臺灣研究》13期（2009），頁3-27。

⁵² Nakao Eki Pacidal，〈第八章：里漏偷襲〉，《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zh-Hant/book/647/11909>（2024.4.21徵引）。

⁵³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臺北：前衛，2014），頁119。

（二）《成為真正的人》中的「對偶」

《成為真正的人》中，有豐厚的布農民族植物學、傳統知識、文化禁忌，不僅是詞彙、知識的堆疊，也有高度生動的文學想像。一方面繼承了《殺鬼》、《邦查女孩》中多族群、多語言交雜的歷史境況（或遺緒），甘耀明讓族語產生嶄新的流動，甚至刻意地，讓「族語」成為小說中兩位摯友的「戀人絮語」。⁵⁴ 甘耀明對傳統知識的掌握，除了顯示他對小說題材「做工」之深厚，也有了高度個人化的文學想像。例如《成為真正的人》裡，「同性之愛」的禁忌（與需求），其實是透過另一組雙胞禁忌、身體殘缺所組成：弟弟哈魯牧特（意為「栓皮櫟」）與雙胞哥哥帕辛骨利（意為「鬼櫟」），因為雙胞禁忌，本應只能留下一人，也因祖父心軟留下。（祖父曾以「兩顆睪丸」，向雙胞胎說明他們同時生存之必要）。然而哥哥小學時的早夭，反而成為生存、情感的缺憾；哈魯牧特也因為雙胞、兄長早夭的不祥，失去他應有的同儕連結。他的愛戀對象海努南，最初願意與他結交好友，則是來自海努南小兒麻痺父親的提醒。⁵⁵

小說中運用的種種「對偶」意象，除了雙胞胎的名字之外，海努南與哈魯牧特的日本名是高田一郎與高田二郎、兩人身高、體型的差異，讓人有「七爺八爺」的聯想。（當然也讓讀者想起另外兩位原住民歷史上的「中間者」：霧社事件中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小說中戰爭期間出現的雄日芝、雌日芝（並非一種植物的雌雄型態，而是生活地域接近、卻互不受粉的兩種雜草）的意象，也給人同性關係的聯想。這些「成對」或「看似成對、卻有差異」意象的出現，一方面從側面強化了角色之間的情意羈絆，也以「語感」帶動了「情感」的黏著。

值得注意的是，雜草雄日芝、雌日芝的關係，也延伸出作者對戰爭下日常處境的關注。小說中出現的「雄日芝」，原本是小說主角打工的料理亭，桌面上的美麗花朵，被料理亭的客人們——亦是身處戰爭漩渦的人們——滋

⁵⁴ 甘耀明曾在一篇網路短文中自陳：「在花蓮市的都市生活，他倆是種在柏油路的樹木，有時講著與外人格格不入的族語，畢竟這是戀人絮語，母語者權利，那就大方在陽光呼喊也行，這呼喊成了一種小說美好的索引，繚繞久久呢！」

甘耀明，〈母語是戀人絮語〉，「迷誠品」，<https://meet.eslite.com/tw/tc/article/202305310005>（2024.5.24徵引）。

⁵⁵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54。

長出傳說：哀傷等待赴南洋作戰的少女，只要摘齊一百種花朵，就能祈願平安團聚。在採集完九十九種花朵後，少女卻再也找不到第一百種花朵，哀傷割腕而死，傷口長出第一百種花，淒美的曼珠沙華。⁵⁶ 在店主雄日桑眼中，這些傳言不免顯得荒謬、刻板，然而店名「雄日芝」以及另一種雜草「雌日芝」，雖然沒有任何傳言歌頌，卻「充滿不可逼視的力量與美感……雄日芝與雌日芝或許有愛情，像是羅密歐、茱麗葉的關係，不過最後以悲劇收場也說不定……這麼說出來，在場的人陷入哀傷，任何喟嘆都是對這故事的怠慢。」⁵⁷ 雄日芝與雌日芝似是對應哈魯牧特與海努南的關係，但也傳遞出一種訊息：戰爭中的傳奇、美談，很可能是荒謬的編造；看似沒有傳奇性、且根本不是雌雄株、互不授粉的兩種雜草「雄日芝」、「雌日芝」，也隱含著哀傷的力量。甘耀明描述料理亭中的此情此景，細小的光斑滯留在雌日芝的花束上，哈魯牧特似是感受到了男子間無法結合的隱微神傷，「哈魯牧特的目光放在上頭，覺得是雄日桑刻意講這故事給他聽。」此時空襲警報迴盪在城市之中，無所不在的戰爭陰影，與極小極重的視覺印象、內在迴音剪接在一起。⁵⁸ 雌雄日芝的「配對」（或無法配對），於此並不只是承擔了同性情感的隱喻功能，同時也具有對「過度浪漫化戰爭」的後設警覺，對戰爭下日常生命境況的關照。

四、想像糾纏關係

（一）故事纏繞歷史：《亂步萬水千山》中的「前世今生」

糾纏（entanglement）是近年跨文化研究、人類學的研究關鍵詞之一，王德威則在公開演講〈華語語系邊地文學：「遭遇」與「糾纏」〉指出一種重新理解、詮釋複雜會遇、接觸、邊境的可能。⁵⁹ 或如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臺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此一以「糾葛」名之的討論，意在指出多重華語社群的網絡關係；林浩立曾就人文研究（乃至科學）中的「糾纏」，進行簡要、富延展性的梳理，意在臺灣歷史課綱微調

⁵⁶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55。

⁵⁷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55。

⁵⁸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56。

⁵⁹ 王德威，線上公開演講「華語語系邊地文學：『遭遇』與『糾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6X8Fa2DAB0&t=1563s>（2024.5.18徵引）。

的爭論中，提供一種更具彈性（且避免導向「一切皆為糾纏」，從而失去脈絡的虛無狀態）的歷史想像：

1. 糾纏作為一種歷史狀態，能夠不被任何既定的國族框架或敵我二分法所限制。
2. 糾纏作為一種歷史視野，能夠看到更多的連結與可能性。
3. 糾纏不代表混亂，相反地，我們有能力與各種強勢弱勢個體「糾纏得宜」。
4. 糾纏不代表被鎖住，相反地，它有著不斷地活動、開放、創新的能量。⁶⁰

「糾纏得宜」是在複雜糾結的歷史事件中接通線路，也是思想動能、移動空間的再擴充。值得注意的是，《亂步萬水千山》在「鏡文學」網站的文案上，有兩段文字提到了糾纏、交纏的狀態：「他們當中的一個人，遠渡重洋去到荷蘭，想在過去堪稱荷蘭「殖民官僚養成學校」的萊頓大學，踢館所謂的『萊頓歷史學派』，由此拉開了現代的原住民青年學子，與他人史料記載的過去，兩者間跨時空的糾纏。」；「以文字寫下的小說，展現的卻是原住民族口述傳統的敘事邏輯，一種恆性的時空，一團非線性的時空交纏網……」⁶¹ 在這兩段作品的「官方簡介」下，糾纏（或交纏）的概念，應是可留意、詮釋的關鍵。史料與當下的跨時空對照，在具有「原住民口述傳統之敘事邏輯」的「文字創作」中，顯現的是「非線性的時空交纏網」。

在臺灣的原住民文學中，「口述傳統」與「漢語書寫」的緊張關係或相互補充，向來是學者所關注，⁶² 若以美洲原住民文學做為對照，除了政治

⁶⁰ 林浩立回顧的「糾纏」論述，涉及人類學領域（如「糾纏」在Nicholas Thomas的討論中，即運用於描繪太平洋島嶼之物質經濟活動，交換、持有、形塑的複雜關係）、歷史學、哲學、科學等。林浩立，〈論糾纏：西巴布亞脫離印尼的獨立運動，能給臺灣歷史課綱什麼啟發？〉，「芭樂人類學」，<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55>（2023.5.20徵引）。

⁶¹ 見《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book/647>。（2022.5.10徵引）。粗體為筆者所加。

⁶² 相關討論可參見：孫大川，〈從言說到書寫——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字創作、文獻整理及其傳播經驗：以《山海文化》為例〉，《臺大新聞論壇》5期（1998），頁

上的部族自治，敘事美學上重視「獨特的口述傳統」，文化歷史書寫則著力「修正白人對原住民錯誤的歷史再現」，以「美學與自我再現的策略，深入歷史所未能抵達之處。」⁶³ Nakao曾在一篇專訪〈山與海的深度依舊，原鄉就還在那裡〉中提及：「這樣透過小說傳達世界觀，也符合原住民的史觀。原住民不會講大道理，只會坐下來跟你說故事，讓你自己摸索。因為道理過了兩三代就會被遺忘，可是故事可以一代代口傳下去。」⁶⁴ 作為以小說「傳述」族群歷史的創作者，如何以「原住民式」的史觀，對抗線性的歷史敘述？

目前「荷蘭人東部探金」的史料、相關研究，主要依賴《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雅城日記》、《邂逅福爾摩沙》（*Formosan Encounter*）中的記載。⁶⁵ Nakao則以馬太鞍部落之視角，對此歷史事件進行補充，表面上是寫出「史料未及」的歷史角落，但在「史實」的考證（或無從考證）之外，小說意欲拓展的時間想像，也許更值得推敲；另一層時空則以東華大學「臺灣系」青年學子為中心，角色名字、關係，皆與四百年前的時空有近似「前世今生」⁶⁶ 的呼應（當代的研究生弗意斯，心繫赴荷蘭求學的學長拉蘭；而在古馬太鞍時空中，拉蘭是部落領袖之長子，對比自己年幼、因為部落危機將出走探查的少年弗意斯懷有好感。）

小說家為了連動此前諸多尚未解決之歷史殘餘，乃為當代角色製造某種神秘的情感波動（例如當代人物反覆出現「前世今生」的感應）。小說中過往與當代、帶有神秘性格的人物對照，並非包含了佛教因緣、轉世概念、承

1-13；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臺北：文津，2011）；陳芷凡，〈舌尖與筆尖之間：臺灣原住民族的族語實踐與思考〉，《原住民族文獻》42期（2020），頁9-19。

⁶³ 張月珍，〈書寫政治：美國原住民歷史、敘事與再現〉，收入黃心雅等著，《匯勘北美原住民文學：多元文化的省思》（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頁33-65。

⁶⁴ 翟翹，〈山與海的深度依舊，原鄉就還在那裡——專訪Nakao Eki Pacidal〉。

⁶⁵ 葉神保，〈荷蘭領臺時期排灣族境內之探金路線〉，《臺灣文獻》61卷1期（2010），頁261-298；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新北：稻鄉，1999）。

⁶⁶ 此「前世今生」的提示，在小說中反覆出現，是寫作者刻意提供的線索（小說第十五章，甚至就名為「前世今生那種型的電影」）。然而這兩層時空的關係，顯然並不對應佛教教義前世今生、因果報應、因緣輪迴的概念，而更接近於作者Nakao在小說中所關注的族群、歷史記憶的延續效果。

襲流變於通俗文本中的「前世今生」想像，而是加入了阿美族姓名文化、名制的承襲（與再創造），以及跨越時空的情感記憶，暗示尚未完了的歷史牽絆。《亂步萬水千山》小說前八章，第二、四章有「當代的同名人物」預先現身，其他章節都圍繞著「馬太鞍遭荷蘭人焚燬」事件後，部落青年階層來往斡旋、鬥智、戰爭於周邊部落。⁶⁷ 當代「今生」的思拉與弗意斯，在小說裡「臺灣系」建築之露臺狂飲醉酒，看似召喚前生的神秘連結，也指向過往諸多未曾得到「訴說」機運的歷史記憶。

小說後半，思拉與弗意斯為了中斷荷蘭人探金的任務、平息縱谷諸部落的紛爭，前往握有黃金資源的哆囉滿人報信，最終定居哆囉滿，呈現了與當代地方行政、部落文化相當不同的部落政治與領域思維。而在古馬太鞍時空中，使人感覺戰爭之劇烈的，也許並非戰爭場面如何壯美浩大，而是在以年齡階層構成馬太鞍部落社會組織的狀況下，幾近全滅的戰爭後果（如思拉、弗意斯所屬的、尚未正式進階賦名的年齡階層，僅有十四人，里漏部落偷襲一役後僅餘兩人）。遠行前往哆囉滿進行政治交涉的思拉與弗意斯，最終也亡命於哆囉滿。

總結來說，小說特殊的時空纏結想像，是小說家回應「重新述史」（修正西方／外來者的觀點）動機之方式，既試圖重現過往部落政治之角力糾葛，也引入種種懸而未決的歷史課題。

（二）完而不了的戰爭：《成為真正的人》中的糾纏哀悼

《成為真正的人》全書的第一句是：「二戰結束，死亡怎麼沒結束。」這句話來自美軍中尉馬克的心內音，此時他正在駕駛B24轟炸機在臺灣南方空域搜索空難墜落機體，但這句話也可以是全篇小說的題旨之一。梳理、敘述臺灣戰爭記憶的艱難之一，來自多重戰爭經驗、國族認同之間的角力，如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藉由「戰爭之框」、「（不）可哀悼性」的討論，指出臺灣社會中「戰爭認識」的關節，以及國族框架下對差異戰爭經驗的壓抑效應。⁶⁸ 「戰爭之框」

⁶⁷ 如南方的Sapat（掃叭）部落、北方的Pacidal（巴吉拉）部落、Lidaw（里漏）部落、東邊的Tafalong（太巴塑）部落，或更遠的哆囉滿、卑南覓、瑯嶠、馬賽等勢力。

⁶⁸ 汪宏倫等著，《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2014）。

的理解，有效地解釋了戰爭史觀的組成與互斥，也刺激後續論者進一步思考，如果過去在「抗日史觀」下，哀悼工程受壓抑的是「殖民地臺灣人二戰經驗」，那我們又如何思考臺灣原住民族的二戰經驗？恰如張君玫曾銳利指出，「在多重殖民經驗中所失去的，未曾有時間與空間得以好好哀悼，也無法從縝密的哀悼工作中轉化出對於政治社群與未來的想像。」⁶⁹ 陳芷凡的〈戰爭與集體暴力——高砂義勇隊形象的文學再現與建構〉，也回應了這種疑問：「然而，若我們只從『國族認同』框架理解因戰爭而流離的老兵們，不僅無法理解他們在戰爭之外的人生選擇，也是一種對時代際遇的輕忽……這份轉折，並非是戰爭敘述的終點，反而是戰爭記憶再現的起點，不論是關切高砂義勇隊日常生活的斷裂與重建，或是將此創傷視為族群主體建構之能量，皆突顯戰爭記憶「時間延後性」（temporal belatedness）所產生的爆發力。」⁷⁰，而此文據以延展的重要文本即是甘耀明的《殺鬼》。

《成為真正的人》開頭所謂「死亡還沒結束」的戰爭，⁷¹ 或也可視為此種「時間延後性」的表徵。本文論及的兩部小說，皆涵蓋多重的「戰後」經驗以及接觸關係，本文在此節試圖突出，至少有兩項歷史課題在此得到了重新評估的機會：一是在國家制度—尺度之外的「哀悼」行為，二是過去史料中隱形的、四百年前馬太鞍部落之外交、戰爭經驗。

本文先前曾經提及，《成為真正的人》中，以極具感官性的方式，讓主角的同性情感瀰漫流動於小說之中。例如，小說中關於「氣味」的書寫無處不在：「他喜歡這種在男孩動不停的世界才有的難得靜謐……在充滿男汗與海味的宿舍……他聞到精液味道，像墨魚腐敗……這片散發特殊味道的魚腥草正在烘烤……小時候的哈魯牧特覺得那種味道似曾相識。那是男性才有的腥甜……」⁷² 嗅覺的無形、無處不在，與情慾的連結與引發，是人類感官的普遍現象。⁷³ 然而，甘耀明在小說中，以氣味感官描摹哈魯牧特的感

⁶⁹ 張君玫，〈思考歷史能動力：原住民立足點與批判的展演政治〉，《臺灣社會學刊》61期（2017），頁198。

⁷⁰ 陳芷凡，〈戰爭與集體暴力——高砂義勇隊形象的文學再現與建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6期（2018），頁157-184。

⁷¹ 《成為真正的人》的開頭「二戰結束，怎麼死亡沒結束」，是美軍中尉飛行員馬克進行救援空中搜查時的內在獨白，但也可視為作者對小說主軸的提示。見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4。

⁷²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94-96。

⁷³ 派特·瓦潤（Piet Vroon）、安東·馮岸姆洛金（Anton Van Amerongen）、漢斯·

官經驗，並不只是為了具象化情感、慾望的啟蒙過程。值得留意的，這種氣味、感官的「殘留」或「召喚」效應，在小說不斷透過記憶復現、聯想、並置的方式，使主角哈魯牧特處於遲滯、未能悼亡與憂鬱的情感狀態中。例如參與搜救重回舊部落的他：「空氣中有沁涼味道，此時更夾雜一股淡淡馨味……有種說不上的感覺從手臂傳染開來，沿著神經傳導，在他的腦袋最深處突然觸動到什麼了。」⁷⁴ 氣味經驗、隱密的觸覺經驗，將內在慾望的流動、無形、難以捕捉，與深沉的、無法解消的憂傷，相互融合糾纏，「時間是泥淖，記憶陷在他與海努南曾在此共眠的夜晚，越陷越深，得逃去外頭才行。」⁷⁵

另一層值得注意的是，甘耀明在小說中處理了不只一層的戰爭經驗，除了二戰經驗之外，哈魯牧特的祖父嘎嘎浪、祖父的表哥達荷·阿雷，都是面對入侵者起而抗暴（minbas）的尊嚴者。⁷⁶ 在早期以「抗日史觀」為主導的族群論述中，臺灣原住民部落面對外來力量的武力抗爭，慣常地被視為是反抗殖民的一環，而忽略是兩種武裝、政治體系的戰爭。⁷⁷ 同樣地，在《亂步萬水千山》中，馬太鞍部落所面臨的南北部落威脅、荷蘭人火焚部落、盜取頭骨的侵略舉動，在部落尺度下，其實正等同於戰爭。因此，《亂步萬水千山》對史料與文獻的再想像與擴寫，除了以部落觀點回顧外來衝突，亦可視作「無人哀悼者」哀悼之舉，為另一種（未被提及的）「部落戰後」哀悼。

五、結語：「做對」的事：原住民、同志、歷史的對位與對話

《亂步萬水千山》中的臺灣系原住民研究生們，得益於學長拉蘭對「殖民者史料」之批判視野，但尚在進行論文寫作、同樣身處現代—殖民學術體

迪佛里斯（Hans De Vries）著，洪慧娟譯，《嗅覺符碼：記憶和欲望的語言》（臺北：商周，2001），頁167。

⁷⁴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77。

⁷⁵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189。

⁷⁶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頁82。

⁷⁷ 例如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便處理了霧社事件從「抗日民族主義」到以「Gaya」出發的部落觀點的轉化。見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卷3期（2010），頁11-58。

制的他們，最後是如何回應此巨大結構與問題的呢？主角之一的弗意斯，雖體認到史料由「殖民者」所書寫之不正義，但他選擇一種另類的跨越方式：若以「原住民研究者」的身份，運用「殖民者之材料」撰寫原住民族史，表面上成為「背叛者」，其實更有如戰爭烈士（或犧牲者、先遣部隊）的角色，製造「可受批判」的空間留予後人。此一小說情節，似又回到了Nakao的「中間者」難題。不過當代的弗意斯，似乎正是選擇了四百年馬太鞍部落弗意斯的類似道路：以自身之遠行與犯險，為部落換取生存與戰爭空間。也為失去「戰鬥之心」的拉蘭，重新找回現實世界的批判能力：

也許你又會追問我，當初那麼在意曾經存在於馬太鞍的那一百六十八個頭骨，現在也不介意了嗎？我想，不是我不介意了，而是我對於自己原先的想法已經失去了信心。就算我能做些什麼，讓它能夠成為國際法庭上受理的一宗案件，那又如何？失去的頭骨已經找不回來了。馬太鞍失去的一切，可能是尼德蘭人所為，可能是支那人所為，也可能是日本人所為。最最悲哀的是，即使到了今天，像我這樣的一個馬太鞍人，還是得在殖民者的遊戲規則下卑微的奮鬥，這使我失去了戰鬥之心與戰鬥的力量。⁷⁸

因此，小說的前世今生對應，不只作用於角色身上的神秘聯繫，其實也是兩種戰爭訴求、型態（生存資源、知識主體）的交互轉換。小說人物透過其學術寫作的「可批判性」以製造未來論述空間的策略，不也是將戰爭（及其反思）延長的一種效果？

「做對」在此文，為此兩篇小說開展的討論中，既有「抗衡、反思」的面向，也有「伴隨、對話」的思索。Nakao在學術討論中對現代知識體系、歷史詮釋權、原住民知識分子的立場，已然透過小說創作，拓展新的解方或批判空間，打開做對的契機；《成為真正的人》中，看似難以處理、使評論者繞道而行的同志情節，也可是與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既伴隨、且反思的「做對」。本文以上的討論，從「中間性」重新進入，指出兩位作者以糾

⁷⁸ Nakao Eki Pacidal, 〈作別的情書〉, 《亂步萬水千山》, 「鏡文學」, <https://www.mirrorfiction.com/zh-Hant/book/647/12328> (2024.5.23徵引)。

纏的方式，重新取得新的歷史視野與機緣，並重新思考兩部作品之「同志」問題，如何對應過去同志文學批評的成績與未及。他們各自運用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傳統知識內對「同／偶伴」的理解與想像，開闢新的情感通道、歷史想像。在這兩部作品的對讀過程，也讓這些或「做對」、或「糾纏」的想像與描繪，重新開啟了過往長久沉積、有特殊條件與限制的諸多議題。

引用書目

- Ciwang Teyra 等著，〈只想好好地生活：原住民同志之交織處境與因應策略〉，《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3期(2021)，頁1-53。
- Nakao Eki Pacidal，〈中間者之臉：《賽德克·巴萊》的原住民歷史研究者映像〉，《臺大文史哲學報》77期(2012)，頁167-197。
- ，〈絕島之咒〉(臺北：前衛，2014)。
- ，〈《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book/647> (2022.5.10 徵引)。
- ，〈作別的情書〉，《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zh-Hant/book/647/12328> (2024.5.23 徵引)。
- ，〈第八章：里漏偷襲〉，《亂步萬水千山》「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zh-Hant/book/647/11909> (2024.4.21 徵引)。
- ，〈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獎」得獎作品網頁，<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imgs?uid=3&cid=109&page=1> (2024.5.20 徵引)。
- ，〈生番家書：故事(Kakidaman)〉，發表於作者個人作品網頁，<https://vocus.cc/article/5fc8d518fd8978000189fd6b> (2024.5.24 徵引)。
- Tumas Hayan，〈Tayal Balay 真正的人〉(臺北：山海文化，2023)。
- 乜寇·索克魯曼，〈孩子，我很高興你可以來看我〉，收於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散文卷(下)》(臺北：印刻，2003)，頁184-195。
- 白睿文(Michael Berry)編，《霧社事件：臺灣歷史與文化讀本》(臺北：麥田，2020)。
- 王德威，線上公開演講「華語語系邊地文學：『遭遇』與『糾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6X8Fa2DAB0&t=1563s> (2024.5.18 徵引)。
- 王昀燕，〈找到自己生命的道路：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國藝會線上誌」，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a664d45017af0d4e7ec0004 (2024.5.20 徵引)。
- 巴代，《月津》(臺北：印刻，2019)。
- ，〈走過：一個臺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臺北：印刻，2010)。
- 瓦歷斯·諾幹，《戰爭殘酷》(臺北：印刻，2014)。
- 甘耀明，〈母語是戀人絮語。〉，「迷誠品」，<https://meet.eslite.com/tw/tc/article/202305310005> (2024.5.24 徵引)。
- ，〈成為真正的人〉(臺北：寶瓶，2021)。
- 朱和之，《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臺北：印刻，2024)。
- 朱偉誠，〈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同志閱讀〉，《中外文學》24卷3期(1995)，頁141-152。

- 派特·瓦潤(Piet Vroon)、安東·馮岸姆洛金(Anton Van Amerongen)、漢斯·迪佛里斯(Hans De Vries)著,洪慧娟譯,《嗅覺符碼:記憶和欲望的語言》(臺北:商周,2001)。
- 何致和,〈從神祕列車到磁浮列車—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聯合文學》2021年8月號,頁90-91。
- 汪宏倫等著,《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2014)。
- 林浩立,〈論糾纏:西巴布亞脫離印尼的獨立運動,能給臺灣歷史課綱什麼啟發?〉,「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55> (2023.5.20徵引)。
- 林慶台等,《賽德克·巴萊》,魏德聖導演(臺北: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12)。
- 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卷3期(2010),頁11-58。
- 紀大偉,〈誰有美國時間:男同性戀與1970年代臺灣文學史〉,《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2014),頁51-87。
- ,《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2017)。
- ,〈少女投胎—楊双子百合小說的女性主義現象學閱讀〉,《中國現代文學》42期(2022),頁155-173。
- 洪瑋其,〈臺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與當代小說的結合:以《絕島之咒》例〉,《原住民族文獻》28期(2016),頁43-48。
- 施添福總編纂,《關山鎮志·上冊》(臺東:關山鎮公所,2001)。
- 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孫大川,〈從言說到書寫——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字創作、文獻整理及其傳播經驗:以《山海文化》為例〉,《臺大新聞論壇》第5期(1998),頁1-13。
- ,《久久酒一次》(復刻增訂版)(臺北:山海文化,2010)。
-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2009)。
- 馬翊航,〈路線問題:《殖民地之旅》、《新寶島》、《橫斷記》的位移、體感與文學方案〉,《臺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頁299-321。
- 連明偉,〈獵犬的束縛與自由——讀甘耀明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聯合文學》2021年8月號,頁88-89。
- 陳文德,〈胆(月曼)阿美族年齡組制度的研究與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期(1989),頁105-144。
- 陳芷凡,〈田雅各、巴代等人的都市書寫策略與世代關照〉,《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卷4期(2015),頁1-19。
- ,〈戰爭與集體暴力——高砂義勇隊形象的文學再現與建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6期(2018),頁157-184。
- ,〈舌尖與筆尖之間:臺灣原住民族的族語實踐與思考〉,《原住民族文獻》42

- 期(2020),頁9-19。
- ,〈成為原住民(文學):原住民族文學獎場域中的同志議題與非寫實風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4期(2022),頁81-119。
- 陳育萱,〈留住歷史深山的悼音: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國藝會線上誌」, 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8a80828582c490aa0182f35336b10004 (2024.2.2 徵引)。
- 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臺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臺灣文學學報》23期(2013),頁101-136。
-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3期(2018),頁127-134。
- 陳飛豪,〈小本的?大本的?臺灣多元性別文本的「尺幅」與對應的史觀想像〉, <https://artouch.com/art-views/review/content-81538.html> (2023.5.10 徵引)。
- ,〈現代性與日治臺灣藝術家的社會直面:張義雄的BL之戀、顏水龍的商業設計與洪瑞麟的礦工畫〉, <https://artouch.com/art-views/art-history/content-12106.html> (2023.5.10 徵引)。
- ,〈華麗島魅影的虹彩微光〉,《今藝術》342期(2021),頁100-103。
- 張月珍,〈書寫政治:美國原住民歷史、敘事與再現〉,收入黃心雅等著,《匯勘北美原住民文學:多元文化的省思》(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頁33-65。
- 張君玫,〈思考歷史能動力:原住民立足點與批判的展演政治〉,《臺灣社會學刊》61期(2017),頁185-221。
-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1999)。
-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臺北:遠流,2015)。
- 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 <https://archive.ncafroc.org.tw/novel/work/bd9eba067fe9b5a6018044c4a4442312> (2024.3.1 徵引)。
- 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夏未來的清算者, <https://archive.ncafroc.org.tw/result?id=3823b652bb024124918e2e5c01136242> (2024.5.23 徵引)。
- 然木柔·巴高揚,〈姓名學〉,《mlata:109年第11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臺北:山海文化,2020),頁186-191。
- 達德拉凡·伊苞,〈慕娃凱〉,《山海文化雙月刊》26期(2000),頁68-78。
- 葉神保,〈荷蘭領臺時期排灣族境內之探金路線〉,《臺灣文獻》61卷1期(2010),頁261-298。
- 葉德宣,〈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魑魅——對詮釋《孽子》諸文的論述分析〉,《中外文學》24卷7期(1995),頁66-88。
- 葉淑綾,〈重思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東臺灣研究》13期(2009),頁3-27。
- 溝口彰子著、黃大旺譯,《BL進化論:男子愛可以改變世界!日本首席BL專家的社會觀察與歷史研究》(臺北:麥田,2016)。

- 廖淑芳，〈以災難與死亡為臺灣山林發光——讀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文訊》428期(2021)，頁130-132。
- 詹閔旭，〈重構原漢關係：臺灣文學裡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者的跨種族遭遇〉，《中山人文學報》48期(2020)，頁73-95。
- 鄭芳婷，〈打造臺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鈍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期(2020)，頁93-126。
-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58期(2015)，頁101-128。
- 劉亮雅，〈重新銜接臺灣戰前與戰後——郭強生《惑鄉之人》中的歷史想像〉，《中外文學》47卷4期(2018)，頁15-53。
- ，〈施叔青《風前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清華學報》新43卷2期(2013)，頁311-337。
- ，〈傳奇與謎團：甘耀明的《邦查女孩》中的歷史重構〉，《中外文學》51卷1期(2022)，頁15-53。
- 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臺北：文津，2011)。
- 翟翹，〈山與海的深度依舊，原鄉就還在那裡——專訪Nakao Eki Pacidal〉，「鏡文學」，<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410> (2023.5.11 徵引)。
- 蔡林縉，〈新南方論述：《邦查女孩》與定居殖民批判〉，《中山人文學報》51期(2021)，頁51-80。
- 霍斯陸曼·伐伐，《玉山魂》(臺北：印刻，2006)。
- 龍應台，《龍應台評小說》(臺北：爾雅，1986)。
- 蘇致亨，〈半世紀以前的出櫃宣言——破解《跑道終點》遺留的牟敦芾密碼〉，「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857> (2023.5.15 徵引)。